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七

元 胡一桂 撰

西漢

漢高帝

太祖

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

沛郡名在徐州父

太公

後尊號太上皇

母媪感蛟龍而生帝

始皇即位甲寅歲生媪息大澤陂夢神遇

雷電晝晦太公往視見蛟龍其上

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為泗上亭長二世元年

壬辰陳涉起蕪

音機邑名

沛令

欲應涉蕭何曹參為主更說令使樊噲召帝令後悔父

老乃率子弟殺令迎立帝為沛公乙未入關受秦王子

嬰降通鑑以為漢元年

養吾李先生謹思曰羅守約在文藝傳作義帝廟碑言楚雖三

戶劉項北面事之矣秦滅之後楚宜繼秦至縞素起軍猶未統一則劉項分書之劉熾項亡方書曰漢詞嚴誼

正見起超出恨文公未見未及秉筆

其年項羽更立帝為漢王五年

已亥二月

滅羽有天下即位於汜水之陽

汜數劍反在齊陰界

以火德都洛

陽用婁敬說遷都長安

關中元年乙未在位十二年齊人婁敬說洛邑天下之中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張良以為然即日遷都拜

敬郎中賜姓劉國號漢仍秦正建亥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

夏正月初帝為泗上亭長時有斬蛇之異送徒驪山夜經澤中有大蛇斬

之嫗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厥後又有雲氣之祥隱芒碭山澤上

常有雲氣及為沛公見項梁於薛與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王而與項羽北面為之臣梁臨淮下相人父燕世為楚將六國亡楚最無罪故立其

後仍號懷王從祖謚也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羽怨秦殺項梁秦二世元年為章邯司馬欣董翳所殺願與帝先入

闕懷王以羽慄悍猾賊帝寬大長者遣帝而不遣羽帝既定關中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帝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彊弱之處帝乃還軍灊上

帝欲留關中以樊噲張良諫還

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

苛音何細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堵如墻堵不遷動也

羽聞帝已入

關大怒欲擊帝賴張良與項伯善

伯羽季父

鴻門之見卒藉

以免羽遂屠燒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使人還報懷王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

所立何得主約本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明

年徙帝長沙郴縣弑之

乙未正月徙丙申十月密
今九江王布弑之江中

羽分

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

立帝為

漢王

王巴蜀漢
中都南鄭

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

章邯雍王都
廢丘司馬欣

塞王都櫟陽董
翳翟王都高奴

以距塞漢路餘各以次受封

楚將瑕丘
申陽河南

王都洛趙將司馬卬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
張耳常山王都襄國黥布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

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燕王都薊帝怒欲攻羽周勃灌嬰

樊噲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

誣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帝曰善乃就國以蕭何為丞相拜韓信為大將

信已道亡何張良為師張良亦謀臣然當自謂陳平為

迫信薦帝

掉三寸舌為帝者師

陳平為

謀臣酈食其為說士壯士則有樊噲灌嬰勇將則有黥
布攻城畧地則有曹參他如彭越周勃王陵之徒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輔成創業迹其戰勝攻取之功韓信為

最今觀就國之後首用信計決策東向隨定三秦

乙未八月

信襲雍章邯走司馬欣董翳降

擒魏卞趙

九月信虜魏王豹丁酉十月信與張耳斬陳餘擒趙王歇

降燕擊齊

丁酉信貽書說燕降戊戌信虜齊王田廣自請為假王以鎮之因立為齊王

遂滅

楚垓下

垓沛汶縣聚名已亥十二月帝與信越等圍羽垓下羽潰走灌嬰追斬臨淮縣東城

大抵

信之功為多也至於帝論所以得天下惟曰運籌帷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信獨得預三傑之稱可見矣項羽既滅魯獨堅守不下帝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將五諸侯兵滅秦裂天下

封王侯政由羽出號曰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愚謂羽特信等伍掃除亂畧平一區守而歸之帝者也若夫屢厄帝於險難之中乃所以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成其大任之受耳而謂羽真帝敵也哉

天下始定于一而帝業成矣然方其見於鴻門項莊

舞劍為之危

鴻門地名在新豐東范增使羽從弟莊請以劍舞因擊殺帝項伯亦拔劍舞常以身

翼蔽

敗於彭城父母妻子為之虜

丙申帝部五諸侯兵五十六萬四月入彭

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至彭城大敗帝於睢水圍三匝大風晝晦得遁太公呂

后間行求帝遇楚軍

遁於滎陽紀信詐帝為之焚

丁酉四月

楚圍帝於滎陽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以故帝得從西門遁去羽見信問漢王安在逃於成臯僅與滕公同車而載七月

帝出滎陽至成臯羽拔滎陽圍成臯帝與滕公共車而遁數羽十罪於廣武伏弩之

中曾為之傷

戊戌數羽罪曰負約王我於蜀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擅劫諸侯兵入

闕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收財物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阮秦子弟二十萬王其將罪六自王諸將善地

徒故主罪七逆義帝自都彭城罪八弑義帝罪九迹帝為臣弑主殺降政不平主約不信大逆無道罪十

之危亦屢矣割鴻溝分天下

羽少助食盡信又攻擊患之帝遣侯公說請太公羽

乃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鴻溝鄭州滎陽縣

太公呂后歸

九月

國勢既分

為二而卒定于一者人知帝從良平之說亟追亡逐北

之功

張良陳平說勿養虎遺患已亥十月遂至固陵十二月滅垓下

雖帝亦自謂三傑

為用所以取天下然豈知夫入關之初三章之法仁不

可勝用從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義不可勝用

丙申十月羽弑

義帝三老董公遮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羽為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

三軍素服告諸侯而伐仁義之師固又有以為之本也
之帝從之乃發喪出師

我天下已定赦季布

羽將數窟
辱帝赦之

斬丁公

布母弟羽將當
窟帝帝曰兩賢

豈相厄我丁公還後
上謁謂其不忠斬之

示人以君臣之大義封元功十八

侯

蕭何鄼侯曹參平陽侯張
良留侯陳平戶牖侯云云

而盡報功之典大封同姓

懲秦孤立之弊

兄賈荆王弟交楚王兄喜代王微時外
婦子肥齊王子如意代王後徙趙子桓

代王即文帝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子
長淮南王子建燕王兄仲子濞吳王

自信等八王外

張耳趙王黥布淮南王更齊王信楚王彭越梁王吳芮
長沙王韓信太原王臧荼燕王後盧縮征荼有功封燕

刑白馬之盟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得深長之慮矣

已而命蕭何次律令

據秦法作九章

韓信申軍法

著三十篇

張蒼

定章程

草歷數之章術程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

叔孫通制禮儀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陸賈造新語

著秦漢得失及古今成敗上奏稱為新語

皆為制作之要者至

於過魯而祠孔子舉明德而詔郡國勸駕輕田租而十

五稅一其於崇先聖禮賢士愛元元之意又如何迨夫

逆料人才為異日計安劉必勃算無遺策可謂明也已

矣

丙午疾呂氏問蕭相國死誰可代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助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或者謂同姓之封不免過制異日七國之變此其

基禮儀之制雜用秦儀先王之禮淪沒此其故新語之
造既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則得失成敗之論復何
所弘益帝天性雖明達無學力以磨治於人道之大綱

又有未盡者未央一宴以功業驕其父兄

癸卯上太上皇壽曰大人

常以臣無賴不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所得孰與仲多

封王侯一詔以爵祿驕其

臣子

丙午詔王侯之封無負天下賢士

功臣誅夷

陳豨韓信韓王信彭越黥布接次反誅虜

縮亡肇於偽遊不信

或告信反偽遊雲夢以禽之

適以啟離畔之漸

國本幾搖由於誠意不盡無以絕私愛之牽

上愛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類已欲易太子周昌叔孫通固諫不聽其於夷狄

太后從張良計迎商山四皓輔太子得不易

也白登之圍伐之既失於輕幾至喪敗

韓王信居晉陽

七日用陳平秘計解圍和親之約御之又非其道且開後世之患

馬壬寅上患匈奴苦迫邊劉敬曰冒頓殺父妻羣母未

子為太子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

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癸卯取家人子名長公主妻

單于大風一歌氣豪力雄霸心之萌不免文中子之謂

子丙上過沛置酒發沛中兒教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

歌其霸心
之萌乎

吁漢治所以雜霸不能比隆三代之盛其以

是夫惠帝盈

高帝太子十七即位
元年丁未在位七年

首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之法民年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完

之又曰吏所以治民重其祿使盡其職則民得所賴

皆元

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除挾書之律

並四年

凡此皆

為政之善者當是時曹參為相清靜守職帝垂拱仰成

天下晏然衣食滋植史稱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

齊悼趙隱

帝庶兄肥齊悼惠
王弟如意趙隱王

恩敬篤矣遭母后虧損至

德南宮氏曰太后酖死趙王

丁未召王至后伺上出微酖之人彘戚姬

斷姬手足去眼熏耳為人彘

使帝昆弟之義不全過愛魯元

帝姊適張氏

納甥女以為后使帝夫婦之倫不正因張后無子殺後

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高皇

后呂氏雉臨朝稱制八年

元年甲寅立無名子四年丁丑立恒山王四年辛酉七月

崩 迹其殺戚姬子母駭歿嗣君

名帝觀人彘大驚因久病崩

幽辱少

主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有怨言幽

擅王呂氏

迫尊父呂公宣王兄

澤悼武王澤子台呂王台卒子嘉嗣王後廢立

誅鋤高

台弟產呂王台子通燕王祿趙王封侯者七人

皇帝諸子

殺趙王友又廢趙王恢自殺
殺燕王建子國除皆高帝子

居位僭竊自有

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也朱文公綱目於呂氏聽政

之後分注其年特以變例書之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
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

注此書法正例與東漢馬鄧無異而呂氏獨細注變例
也愚謂馬鄧有孝和孝賢可大書今有少帝及弘不書
表非真孝
惠子也所以著女后僭亂之原為萬代鑒戒嚴矣后

崩諸呂謀為亂男女無少長皆誅用覆宗祀今觀呂氏

之禍肇於張伯彊之一言

留侯子為侍中年十五謂丞
相曰帝崩太后不哀宜今呂

台產祿將南北軍諸
人用事安后心從之

呂成於平勃之阿意順旨

太后欲
王諸呂

問左相王陵曰高帝白馬盟不可問左相陳平絳侯周勃曰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可使太后欲

王諸呂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吾知其將悚然若高帝之臨有所憚而不敢為矣平勃乃靡然從之夫

復何所顧忌哉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

引千鈞向使酈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紿寄曲周侯子商與祿善祿將北

軍勃與平謀劫商令寄紿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歸守趙藩祿從之紀通符節不可矯

太尉不得入軍士不左袒呂頰音須謀行勃不得入北軍襄平侯紀通主

符節令持節矯納勃北軍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屬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右袒為

劉左袒軍皆袒左紀通信之子呂穎太后妹封
為臨光侯怒祿曰若為將棄軍呂氏無處矣 朱虛侯

章不用命呂產不可殺漢亦殆矣

產將南軍不知祿去北軍入宮欲亂勃謂

章曰急入衛帝章請千人逐殺產馳報勃勃拜賀於是盡捕殺諸呂平亂章齊悼惠王肥子有旅力 由是

論之平勃安劉之功僅足贖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正

以上增廣南宮氏文

使王陵之說得行豈但安劉正

將以全呂而平勃之王諸呂反以一時之榮而覆其百

世之宗矣可勝歎哉文帝宗恒以代王升為天子

高帝中子

母薄太后即位年二十三元年壬戌初平勃誅諸呂諸十六後元年戊寅七在位二十三年

大臣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陰使人召帝帝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王勿疑也卜之得大橫之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於是馳至長安羣臣皆迎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遂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
恒山王及少帝於邸

周勃陳平為左右丞相

勃

相平
左相 迹帝二十三年間重國本則首從羣臣之請蚤建

子啟為太子崇節儉則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惜百金而遂寢衣弋絺

弋皂黑色
絺厚縵 履革烏集囊為帷編蒲為席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治灞陵皆瓦器因山不起墳壬申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琴而歌意悽愴顧謂羣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為柳用紆紮斯陳漆其中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銅南山猶有隙使无可欲雖无石柳又何感焉上曰善愚謂帝意悽愴似有悼死延生之意故玉杯之獻新垣

平得以容其奸而治灞陵皆瓦器因山不起墳又釋之諫有以啟之也嗚呼帝終為賢明之主宜哉 丙子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進九月使人持玉杯上書獻闕下
平言闕下有寶玉器來者視之有獻者上以文有延壽
字令大酺十月人上書告平所
言皆詐下吏治誅夷平三族 尚德化則南越尉佗自

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匈奴背約入盜

令備邊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

漢高帝
兄仲子

張武受賂更加賞賜恤刑獄則除收帑

與挈同
子也秦

法坐罪
人家室

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公當刑少女緹縈上書
願沒為官婢贖父罪帝憐之并除肉刑

務本則開籍田

籍借借
民力耕

帝躬耕皇后親蠶勞賜三老廉

吏匹帛以勸孝弟勸力田愛民則議賑貸賜田租弛山

澤發倉庾開言路則除誹謗之法

詔古有誹謗之木所以來諫今有誹謗之

罪則下不敢盡情上何由聞過其除之

止輦而受郎官書疏假借以納表

盜等切諫

慎夫人與后同坐盜引却曰獨不見人疑乎上說夫人賜金五十斤

又舉賢良

方正而親策之賈誼治安一策痛哭流涕長太息亦為之容受抑貢獻則却千里馬而不受緩征伐則陳武之議以為念不到此崇謙遜則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賈誼皆以為未遑用人則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擢為廷尉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務在寬厚

化行天下而告訐之俗易更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蓄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踈闊刑罰大省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至治之美有如此者嗚呼仁哉然或者謂獄周勃

絳侯就國每守尉至絳恐誅常被甲家人持兵有告反廷尉捕治勃以公主為證勃子勝之尚帝女帝見獄詞

赦勃就國殺薄昭太后弟殺漢使帝不忍誅遷淮南長高帝少子帝

弟謀反當死但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也寵愛鄧

通賞賜鉅萬帝初夢欲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上顧見其衣後穿後之漸臺見通衣如夢尊幸賜鉅

萬通以擢舟為黃頭郎以為恭儉之意少戾謂帝大醇而小疵愚

謂通之賜誠不免少累儉德勃被甲召疑昭殺使見誅
長謀反致徙皆所自取若一切從事姑息漢法為不行
矣其可哉政未易以此議帝也獨惜其所不足者因竇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讀其書以尊其術
而好尚差善鼂錯知術數之說拜太子家令錯乃申商
刑名之學隋直刻深卒啟七國之變俾景帝終為刻薄
任數之君貽謀之道深有慊焉耳不惟是也陳同父曰
高帝以來數十年制度所宜正典章所宜立教化所宜

修乃於賈生之請謙讓未遑遂使因陋就簡教化不行

至於富民以錦繡被墻屋公卿大夫以下競至奢侈無

度此愚所以為帝恨也景帝啟

文帝太子母竇皇后元年乙酉七中元年壬辰

六後元年戊戌三在位十六年

即位之初首賜民爵一級除田半租定

笞律從輕之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指者笞五

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例笞五百日三百笞三百日二

百有足稱者惜帝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未免

少恩皇后以無寵而廢為兩漢廢后之始

薄氏太子后家人

以無罪而誅

太子榮
栗姬子

為兩漢廢太子之始梁王以輕許

傳位而好不終

帝弟武來朝許以傳位太子廢太
后欲立武羣臣諫止王歸國憂死相如

申屠嘉剛直可尚也為錯所賣而見黜

嘉奏錯穿宗廟
垣請誅錯恐自

首上曰我使為
之嘉嘔血而死

將如周亞夫平定七國之功不可忘也

以讒言下獄而致死

亞夫勃子既免相因之盜
賣官器下廷尉不食而死

吳王濞

之叛積怨於博局殺世子之時

濞音鼻帝為太子時吳
太子入見侍太子博爭

道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
不朝文帝賜几杖慰之

而發怒於晁錯削地之計兵

連七國誅錯為名遽斬錯以謝錯之慘刻固不足恤而

於大體亦已傷矣

丁亥錯請削諸侯地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雒以誅錯為名表盜素與錯不協說帝誅錯發使赦七國復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上召錯給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兵不解遣大將竇嬰大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之三月悉平至若張釋

之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

帝為太子時釋之嘗劾奏入朝不下司馬門後斥淮南相

死鄧通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

帝為太子文帝嘗使吮癰雖酷而色難之後聞

通先已漱吮漸恨及有告通盜出官鑄錢按驗沒入尚負數萬寄死

其於人倫之間刻薄

任數戕害殺戮曾不少忍豈慈父之所可同日語哉史

稱帝克遵洪業家給人足都鄙庾廩貨財有餘京師錢

累鉅萬貫朽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
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誼而後誣辱馬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

漢言文景美矣漢書然先儒謂其獨有節儉不妄費育民

以致殷富一事為克遵洪業管見則其所謂風俗醇厚之

云者豈皆文帝之深仁厚澤醞釀滂沛所至帝幸蒙成

因以同稱耶今觀帝即位以來日食凡七星變凡六雷十二月晦

雨雹

凡暴風

五年三月壞城十二文

天火

三年燔洛陽殿

地動

凡

大蝗大

旱無歲無之示警至矣而竟不害者又豈祖功宗德正

當殷盛帝幸得所憑藉以消弭之邪不然帝之所為若

此而風俗醇厚灾異不害乃如彼也至於冒文帝短喪

之詔遽不行三年之喪上虧先王孝治天下之道下開

嗣君不能終喪之失且陷後世於罪焉所謂從父之令

焉得為孝乎

短喪一條增廣通畧

先儒之論曰文帝寬仁大度有

高祖之風景帝忌刻少恩乏君人之量

蘇子由文

文帝以德

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以智

數繩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大智懸絕

如此管愚謂此固帝天姿之刻薄然亦當時錯所以教

之者非其道也後之擇人以教太子者尚鑒于茲武帝

世宗

景帝中子母王美人

以辛丑即位其年始建年號曰建元元

年

即位十七歲辛丑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二
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

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始於文帝至太初元年丁丑夏
之後元年而後有改元更號之事

五月始正歷改用夏正以寅為歲首帝以少年英銳之

姿雄才大畧得於所稟即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
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史稱其得人之盛儒雅則董
仲舒公孫弘兒寬篤行則石建石奮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
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
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然先儒謂帝自建元以來命相凡十有三多不擇人而被誅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竟亦不免

實嬰許昌田蚡薛澤

公孫弘李蔡獄誅嚴青翟誅趙周誅石慶公孫賀誅劉屈氂腰斬田千秋僅免

班氏贊帝得人

之盛自大將軍以下皆表著名氏獨丞相關焉此意微矣愚謂當時大儒負王佐之才惟一仲舒帝不能引以自輔賢如汲黯又不能位之公卿以資諫諍自石慶衛青去病霍光日磾司馬遷蘇武不忝其職外曲學阿世

如孫弘兒寬之徒何足道哉曾是以為盛與以今觀之

徵申公元年策仲舒置五經博士乙帝初心所好甚正也

惟力行一語申公對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帝默然既相柄鑿春秋三

策仲舒對策僅相江都博士之建亦祇文具未幾尚禱祠求

神仙興土木事巡幸信祥瑞加以嚴刑峻罰窮兵黷武

帝心之所好雜矣其尚禱祠也始於五峙音止在雍祭天之所前後

如雍太一天神貴者佐為五帝凡二神君長陵女子見神後民竈李

君言祠竈則丹砂可凡六之祠自是祠后土祠汾陰泰時立

化黃金致仙不死

甘泉明堂得黃帝明堂圖作汶上祠上帝配祖宗凡四立越祠越巫言事鬼多壽故立祠

封泰山

相如遺書言封禪故并修封凡七

無非所以為徼福之地其求

神仙也自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進

食穀道引或謂辟穀不食

於是

繆忌少翁

忌亳人少翁齊人以進鬼神方拜文成將軍後詐帛書飯牛言牛腹有竒殺視甚怪事敗

誅藥大

拜五利將軍封侯尚主入海求師無驗伏誅

公孫卿

齊人奏黃帝言鼎書使候神仙

於嵩山拜太中大夫

之徒接踵進幸至以大尚主最為卿所愚於

是宮室益熾盤遊不息矣其興土木也始因徼行而開

上林苑

夜出廣覽使吾丘壽王起苑

繼習水戰而穿昆明池

越欲水戰乃穿

池沼樓船

至於柏梁銅盤

起柏梁臺作仙人掌擎銅盤承露高二十七丈

已為

神之事而蜚廉延壽通天等作則專以候神人

蜚廉風神

御言仙人好樓居遂作蜚廉館延壽觀使御候神人作通天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招神仙

之建章神明往往亦不外是矣

柏梁災巫言宜大為屋服之遂作建章宮千門

萬戶神明臺高五十丈

其巡幸也北出長城

辛未出長城登單于臺歷泰華至甘泉周

行一萬六千里南登天柱

乙亥登天柱山射蛟尋陽獲之

東臨渤海

丁丑考求仙者他

如幸緱氏

御言見仙人述故幸

幸東萊

壬辰因臨大海欲浮海求仙大風止

亦無非

為神仙之求卒無明驗始知天下豈有仙人悉罷方士

自歎愚惑受欺事無及矣

壬辰悉罷方士

其信祥瑞也獲白麟

已未改元

符寶鼎

乙丑改元鼎

而改元因天馬

戊辰生澤注水中

芝房

壬申

甘泉宮產九芝

赤鴈

丁亥

而作歌然而日食

凡八星變

壬辰有星如日夜出凡

八壬戌長星見西方

地震

庚戌癸巳

風赤如血

甲辰

發屋拔木

辛亥庚寅

夏隕

霜殺草

庚戌

雹大如馬頭

癸酉

雨白雩

辛巳

蛙與蝦蟆羣鬪

巳巳

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

戊子趙蛇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

甚至饑人

相食

癸卯平原大饑丁卯關東十餘郡皆相食

災異迭書帝亦不能文也其

嚴刑峻罰也有腹誅之法

癸亥容與大農令顏異論皮幣異徵反唇張湯奏異腹誅

論死沈命之法盜亡阻山川遂作沈命法匿盜者沒其命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禁網浸密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刑法志張湯趙禹所定至

杜周内深刺骨王温舒以酷進大抵放張湯專以人主

意為獄而慘毒有不可勝言者矣温舒後坐奸利族誅其窮兵黷

武也擊匈奴則起於馬邑之屯戊申王恢議伏兵馬邑旁使人誘單于單于覺

引還恢伏誅自是和親好絕兵端之開訖不可解大將軍衛

青出鴈門癸丑虜首數千出雲中甲寅至隴西取河南地出朔方丁巳園右賢王

獲禩王十餘男女畜牧數十萬出定襄戊午絕幕大獲斬萬餘失兩將軍趙信降匈奴士戌青去病分

軍青出定襄斬首九千匈奴遠遁追至寘顏山還去病
出代斬首七萬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行匈奴遠遁幕南

無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

庚申斬首八千餘級

出北地

庚申斬首

三萬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四萬降得隴西北地置五屬國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出代郡

見

上兩將軍疊出而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然漢士馬

物故亦不勝算矣

自是漢馬亦少不能復擊

其後帝雖親登單于臺

勒兵示威震匈奴

辛未其時遣郭吉告單于南越王頭已懸漢闕天子自將待邊能戰

則戰不能亟臣服單于大怒留吉還辱北海上終不能免郭吉蘇武之羈留

庚辰

且鞮單于立恐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明年遣武厚遺之反驕留漢使

李陵貳師之陷

沒

壬午陵戰敗降辛知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敗其降匈奴妻以女明年被譖屠之以祭其先單于其

開三方也則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

辛未蒙使南粵食枸醬知

出蜀從夜郎牂牁江至南粵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後又因破南粵諸國恐入朝以夜郎為牂為郡邛為粵雋郡

犍為沈犁郡相如亦言可置郡冉駹文山郡西馬武都郡滇為益都郡

兩粵起於嚴助朱

買臣

兩粵閩粵南粵癸卯閩粵攻東甌請救嚴助勸救之遣助行閩粵罷兵東甌舉國內附徙江淮間丙

午閩粵王弟餘善殺其兄郢來降上為閩越立後以餘善為東粵東粵數反買臣言東粵徙泉山浮海可破滅

遂遣買臣破之并閩粵盡徙江淮虛其地南粵即尉佗國二世時趙佗以龍川令行南海尉事秦滅自王閩

粵平上遣嚴助諭意即遣子宿衛元鼎五年平之以其地為儋耳等九郡朝鮮由於涉河朝鮮

王滿燕人居秦故空地傳至孫右渠不奉詔上其通西
遣楊樸誅之以其地為真藩等四郡涉河臣名

域也則始於張騫之使烏孫

初騫使匈奴亡之西域見多奇物土著與中國同歸

奏帝且言烏孫之盛先結烏孫他國可致丙寅遣騫
金帛使烏孫賜喻未決即遣副使使大宛康居等國烏
孫遣使送騫報謝西域凡三十六國頗與使者俱來盡
通於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女妻烏孫與為昆弟制匈奴
趙破奴虜樓蘭王破姑師上欲通大烏二國劫使者為
匈奴耳目癸酉遣破奴伐之

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
屬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

至貳師將軍伐苑西域震恐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置校尉屯

田矣

已邳李廣利屯酒泉旁西域恐庚辰斬苑王得汗
血天馬數十疋中馬三十疋還西域多人質乃自

敦煌以西
置屯田官

自是不但枸

矩

醬竹杖天馬蒲萄

竹杖天竺
國汗血馬

天馬子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至數十石數十年不壞

克充所欲而殊方異物四

面而至以隋珠和璧絡甲乙之帳設酒池肉林饗四夷

之客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漫衍張衡云巨獸百尋是也魚龍者

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
成比日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戲於庭

及賂遺贈

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摧

酒沽

癸未

筦鹽鐵

癸亥

桑弘羊孔僅
同管天下鹽鐵

鑄白金造皮幣

壬戌
以禁

苑白鹿皮為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享薦璧用之少
府銀錫為白金三等龍文直三千馬文五百龜文三百

算至舟車壬戌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冠

盜並起道路不通遣直指使繡衣持斧斷斬郡國然後

勝之

壬辰山東盜起遣暴勝之為直指使斷斬

帝猶未能自反至江充構難

巫蠱事作禍及太子

充初為趙王容告趙太子陰事得幸上又與太子有隙庚寅因上疾

言崇在巫蠱以充為使掘蠱東宮云多得桐木人持太子急太子斬充又發兵亂詔捕反者太子賊走自殺衛

皇后亦自殺

先是陳皇后既廢辛亥至是衛后復不得其死焉

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大悔悟乃罷方士棄輪臺

下哀痛之詔力本勸農以明休息雖云已晚猶愈迷復

之凶者

壬辰輪臺在西域有田五千頃弘羊請屯田不從乃下詔自悔不復出軍封丞相車千秋為富

民候以明休息

迨夫拔霍光日殫於無聞之中以當托孤之寄

擁昭立宣功在社稷亦可謂明遠也已矣嘗反覆帝所

為大抵踵秦皇之覆轍

鹽鐵權沽即頭會箕歛監臨部主即參夷常法求仙巡幸營宮

室黷武事皆同

而成敗異者何哉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

來積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

帝之失末不同二也

精義

陳同父謂表六經置博士定生

員興太學崇儒重道所以為得也正歷朔易服色定官

名興禮樂建制立度所以為得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

既存問致賜而有寃失職使者得以聞已未山東水旱既

虛郡國倉廩賑救辛酉而江南被水復下巴蜀粟以賑之

丙寅救民卹災所以為得也方士之罷輪臺之棄下詔悔

過是知過能改所以為得也加以金霍之任付託得人

此其所以有秦皇之失而免秦皇之禍歟昭帝弗陵武帝

少子母趙婕妤好孕初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淫媾

十四月而生帝即位年九歲乙未始元六年年十四而辨

上官燕盍之詐信霍光之忠

己亥初光長女適左將軍上官桀子安有女為皇后

安用事父子寢威與光爭權燕王旦姊為盍侯妻稱盍主與桀安及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書譏光書奏光不敢入上召光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後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殺之因廢帝立燕王事覺桀安弘羊誅燕王盍主自殺承孝武奢侈師旅之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

務之要

日碑乙未堯光專政

首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除田租

止出馬

戊戌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

議罷鹽鐵推沽庚子免馬口錢

壬寅所謂租及六畜者

減民賦錢十之三丁未樓蘭授首

甲辰傳介子斬樓蘭

王首懸北關
更名鄴善國

匈奴和親

庚子蘇
武還

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

業其培養國脉為何如使天假之年復得周召之佐成

康不足侔矣帝崩

元平

無嗣徵武帝孫昌邑王賀立之王

狂縱好遊及徵求長鳴雞載女子於道既即位過咎益

浮浮戲無度僅二十有七日大將軍光與田延年張安

世圖之白太后廢為海昏侯而迎立宣帝焉宣帝

中宗病

已更名詢

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子太子納史良
娣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

生帝幼遭巫蠱之禍逮繫長安獄賴廷尉丙吉得以生

全帝生數月繫獄望氣者言獄有天子氣詔一切皆殺吉閉門拒使者得生聞史良娣有母及兄載帝付之

養民間高才好學授詩論語孝經喜游俠昌邑廢吉奏

記霍光迎帝即位

丁未七月年十八戊申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

龍一在位二十五年

先是泰山石起立上林枯僵柳自起生蟲食

葉其文已有公孫病已立之讖矣

昭帝癸卯

帝興自閭閻知

民事艱難又苦吏急即位之初首遣使詔郡國謹牧養

民而周德化擢路溫舒黃霸等以尚寬和

戊申溫舒廷尉史霸廷尉

正至于定國民自以不寬

壬子定國為廷尉十七年

霍光薨後

癸丑三月

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奏事

癸丑

魏相丙吉同心輔佐

甲寅

二三年間舉賢良罷屯田罷

池籩未幸者與貧民勿治郡國宮館以貸民流者

甲寅減

天下鹽價遣使郡國戒勿煩擾又嚴繫囚掠笞瘦

音庚病也

死之禁

乙卯

無非愛民卹刑之事每拜刺史輒親見問以

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璽書勉厲公卿闕以次用之朱邑人為大司農

北海太守有治

行龔遂人為水衡都尉

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好未技不田作躬率儉約勸民農桑以

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刀尹翁歸人為右扶風丙辰東海太守

公廉明察韓延壽人為左馮翊壬戌東海太守民不忍欺黃霸人為太子

太傅癸亥潁川守寬明增戶口此皆以郡守擢拜者也其重文學也

修武帝故事講論文藝傳又選羣儒俊材置諸左右於

是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辛酉向待詔金馬門壬戌褒作聖主得賢臣頌亦待詔其

崇經術也命諸儒講論石渠稱制臨決立梁丘易梁丘京房

門人筮有應官至少府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

中興於是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以經術顯庚午

詔諸儒論五經同異石渠閣望之玄成平奏其義上親臨決立梁丘賀易夏侯書夏侯都尉以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故有將相則張安世寅趙充甲大小夏侯學時劉向亦預焉

國丁巳杜延年

丙辰

于定國

巳巳

京兆尹則趙廣漢

庚戌誅

張

敞庚申太子太傅疏廣少傅踈受

戊午皆請老賜金歸

皆知名當世

有未易枚舉者謂之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信

然矣至於夷狄賓服則自匈奴為丁令烏桓烏孫三國

所攻由是虛弱邊境少事

庚戌

馮奉世誅莎車王平諸國

西域震恐

丙辰

莎車殺漢所立王及漢使叛適奉世送大宛諸國客至檄兵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

震西域至大宛得
名馬象龍而還

趙充國擊先零招以威信竟不煩兵

而下

庚申充國上屯田議從之
辛酉置金城屬國處降羌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乃

命為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號令遂班於西

域

辛酉

至是匈奴乖亂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

甲子屠耆單于破其

三至乙丑呼韓單于襲殺屠耆者

呼韓邪奉國珍來朝於是烏孫以西至

安息諸國咸尊漢矣

庚午先是烏孫近匈奴輕漢至是尊慕烏孫公主來歸

史稱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比迹商宗周宣非與帝

以戎狄之歸思股肱之美圖功臣於麒麟閣

霍光張安世韓增趙

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表而
十一人唯霍光不名曰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揚之名著中興輔佐亦可謂知本者矣然先儒之論又

有曰當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情奸詐益甚

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

甲寅膠東相王成偽增戶口爵闕內侯

減糴額者

得以逃其罪

庚申卷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充國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

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

獻鶡雀者得以投其詐

張敞舍鶡雀集丞相府黃霸謂神雀

欲以聞後知乃止

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

士申詔天下少事民貧盜不止咎在

上計簿者文具而已

而虜入代郡始科瑣邊吏者反蒙思職之褒

丞相丙吉馭吏嘗出見馳驛探知虜人代邊白吉且言邊郡長吏老病者宜豫視吉台東曹案邊長吏科瑣條其人瑣錄也詔問虜人郡吉具對御其為欺弊雜出而史大夫不知獲譴褒吉憂邊思職

不可禁矣

通鑑

至於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官

弘恭石顯少坐

腐刑為中黃門帝任中書官恭為令顯僕射元帝貴許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令委以政事貴幸傾朝廷

史而啟成帝之信外戚

甲寅罷霍禹大司馬恣易以許史子弟代典兵柄庚申王吉上

疏諫謂為迂闊成帝時用外戚王鳳等

楊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啟哀帝之

殺大臣

甲子左馮翊韓延壽與蕭望之互相按劾上不直延壽以鑄刀效上方事弃市光祿勳楊惲庶

潔無私人告驕奢致日食按得與孫產三大釁卒以亡會宗書當大逆要斬哀帝誅王嘉

漢

東萊丈

愚謂大臣之誅已見之前朝而帝又甚焉者也

不但楊韓而已霍氏之罪固不容赦而光之忠勲不可

以無後

許皇后產光妻顯賈弒后明年納女成君為后光卒上頗聞其事疎其黨乙如霍禹謀反族

誅后亦廢自殺

趙廣漢之脅持丞相固不可逃而吏民請代數

萬亦不容以重違

丙辰廣漢以私怨論殺被告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脅丞相

帝惡之坐要斬吏民號泣請代不許

蓋寬饒剛直公清諫用刑法任中書

官官

上書云以法律為詩書以刑餘為周召

以為怨謗下獄致死庚申帝曾

不少顧惜何其刻哉推原其故皆初年擇術不精學申

韓而不任周政雜霸道以致之也

戊辰太子言上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謂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由是觀之綜核厲精之

治雖足以使一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高祖文帝忠

厚寬仁之脈斷喪無餘矣議者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

始其以是夫元帝奭

宣帝太子母許皇后壬申即位癸酉初元五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

在位十六年即位初年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

減樂府負省苑馬以賑困乏又未幾罷官館減馬獸肉

食終一十六年之間貸貧民賜孤寡高年帛遣使存問

耆老孤寡失職之人幾無虛歲可謂慈仁愛民之主矣

至於尚節儉好儒術皆為君之美節

癸酉召貢禹拜諫議大夫禹奏請節

儉丁丑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事而已蕭望之周堪劉向張敞貢禹匡衡韋玄成京房之徒皆見

信獨惜其剛斷不足柔懦太過許史預政恭顯專權當

時大患也望之周堪請罷中書其言非不切直帝不能

用反致望之遭讒以死

甲戌望之等患許史恭顯請罷中書宦官不悟恭顯竟譖毀望

之名下廷尉飲酖自殺其年弘恭死

京房援幽厲用佞為喻非不明白帝

雖悟而不斷反致京房羅毀棄市

甲申房宴見極論幽厲用佞而國危又引

齊桓二世任豎刁趙高亡國又極言灾異警動之請上去顯上云已喻終不能去顯遂疾房譖之竟以棄市

周堪以隔絕病瘖卒張猛以見誣自殺

辛巳上復召用堪猛顯管尚書

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遂瘖卒顯又誣猛令自殺於公車

陳咸朱雲髡為城

旦 乙酉中丞咸數言顯短顯恨之咸與槐里令朱雲善雲被劾徙咸伺候顯白泄省中語坐之

至鄭

令蘇建論死

乙酉鄭令建得顯私書奏之顯以他事論死

而公卿以下畏顯

側足而立矣此帝雖善善而善卒以戮雖惡惡而惡終

不去事無巨細悉關中書

甲戌恭死顯為中書令

專權邪僻賊害

忠良西漢之衰決於此矣當是時灾異並作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
霜不殺水患螟蟲人民饑疲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紀盡皆有之

京房奏
帝之辭

是誰之咎與史氏不此之察乃

謂帝專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為宰相牽制文義優游不
斷孝宣之業衰焉嗚呼此豈儒者之過毋乃用非真儒
而復有小人在側以間之率多持祿保位患得患失之

不暇曾是足以為儒者乎

陳同父謂貢禹持祿保位與
石顯為用大可責孔光傳韋

賢立成咸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王尊傳匡衡阿附
畏事顯惟薛廣德直言極諫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

成帝驚

元帝太子母王皇后戊子六月即位己丑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鴻嘉四元始四元延四綏和

二在位二十六年

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

天子之容矣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書中秘未又可

謂知崇文學者然即位初年首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

領尚書事

戊子王氏之興自此始

未幾同日之內五侯受封

己丑封舅

王崇安成侯賜諱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雖罷中書宦官免斥石顯以除闕

官之害

己丑遷顯長信中大僕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憊道死黨與皆廢

而朝廷政權一

轉而歸外戚矣

己亥鳳卒從弟音代丙午音卒從弟商代己酉商卒弟根代癸丑根病免從弟

莽代莽元皇后弟曼之子乙巳封新都侯癸卯五侯僭侈欲誅不果王氏一姓乘朱輪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魚鱗左右劉向封事盤據勢要驕奢盈汰僭擬乘輿縱惡不誅五侯

穿城引水借光明宮象白虎殿借迫乘輿如此癸卯欲論罪復赦不誅遂致排擯宗室孤

弱公輔斬戮無忌擊斷不請帝方湛于酒色飛燕蠱惑

赤鳳內亂許后廢死齊家之倫斃矣辛丑上徵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趙

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復召其妹癸卯飛燕譖廢許皇后癸丑賜死己巳立飛燕為后寵反哀妹昭儀絕幸后

姊妹嘗通宮使燕赤鳳者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水沃

石乙未向奏洪範五行傳戊戌上封事言災異皆斥王氏之盛辛亥又以蜀山崩江水竭以漢起蜀必亡之

光極詆王氏皆無補
丁酉京兆尹王章剛直雖由鳳進內非之極言日食咎在鳳上寤令舉代鳳者章舉馮

野王鳳知使尚書
劾章大逆竟棄市
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遭按劔
已酉上以

張禹言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疏乞上方斬馬劔
斬佞臣張禹上大怒令引出斬之雲扳檻折辛慶忌叩

頭爭之得免
丁未故南昌尉梅福上疏訟王章
寬歷陳災異及漢興外戚專權之戒疏入上不納
獨杜

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權臣乃保寵固祿
欽阿附鳳為補

過將美如玉章之奏教鳳稱老乞骸骨既殺章復教舉
直言之類永前後上疏黨王氏專攻上身後宮丙

申張禹以上師傅人相與鳳同領尚書阿附鳳吏民上
書議王氏專政上問禹奏宜無信上由此不疑王氏

持
史贊光
迹帝昏懦柔惡如此漢祚之移不在其身幸

矣哀帝欣

成帝庶弟定陶恭王康之子祖母傳昭儀元帝昭儀恭王母母丁姬恭王妃也

長好

文辭法律成帝無嗣徵為太子成帝崩即位

乙卯建平四年壽二

在位六年

帝在東宮時見委政外家王氏偕盛嗣位之初首

行罷免政由已出未為失也然丁傳董賢相繼寵用

甲寅

即位才一月封舅丁明后父傳晏為侯是月立后傅氏

乙卯太后從弟傅喜大司馬喜正人不阿太后丙

辰喜免丁明大司馬戊午封太后從弟傅商為侯

己未傅晏大司馬丁巳侍中董賢大幸戊午封侯庚

申大司馬六月帝崩賢與妻自殺尚書鄭崇戊午殺丞相

王嘉已皆以賢寵盛忠諫死也班史謂覩孝成之世權

柄外移是以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謬矣
陳同父謂帝何不思之甚王氏可去丁傅獨可用乎外
戚猶不可用賢何為者可使之預政乎蓋知彼之為非
而不知此之為尤甚也南宮氏曰帝寧負成帝之恩欲
尊定陶之號冷褒段猶董宏之佞說是從

乙卯郎中今
冷褒黃門郎

段猶奏乞正恭皇太后皇太后尊號甲寅高昌侯宏首發
其議竟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丙辰
又尊定陶太后曰帝太
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而師丹傅喜孔光之正諫不用
丹司空喜司馬光丞相太后每欲稱尊號與成帝母齊
喜與光執正議不順旨帝崩後丁傅董親屬皆徙遠方

獨詔褒傳喜以
特進奉朝請

一差意向遂拂羣心斗筭之莽知天下

清議在是也於是樓取之以文其奸劾奏董宏甘心屢

黜

甲寅莽與師丹劾宏
不道免莽後就國

公卿大夫聞而直之至訟莽寃

者百數而莽得志矣

已未吏民稱莽賢良周
護等復訟莽功德召還

自是浮譽

日隆遂執魁柄

庚申帝崩馳召莽秉
政百官總已以聽

乃用儒術平寃獄

治誣告黜僭人以濟其私革漢為新梯禍自此豈非帝

行乖禮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平帝行

成帝

庶弟中山孝王
興之子母衛姬

哀帝崩無嗣徵帝立

辛酉元始五年在
位五年壽十四

即

位幼沖太后臨朝

元帝后王氏

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

盛於是賜號安漢公

辛酉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棠氏獻白雉欲比功周公羣臣承

旨白太后賜號

加宰衡位諸侯王上

甲子

至加九錫而居攝之謀

成矣造符命作祥瑞無所不至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

首靡然從之前後上書獻頌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

人而炎漢二百年之宗社已挈而之莽

己丑五月諸侯王公列侯宗室

皆請亟加賞太后乃加九錫十二月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員下方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自此始又宗室劉慶言帝富春秋宜令莽代行天子事如周公帝崩遂居攝鼓冕踐祚朝羣臣惟

龔勝邴漢梅福逢萌王霸數子卓然不肯為所汙壬戌大夫

邴漢以莽專政歸莽寡辛未以祭酒徵勝不受徵不食十四日死 壬戌梅福知莽必篡弃妻子去不知所之

癸亥逢萌見莽殺其子守曰三綱絕矣即 歆國師劉

為莽國師公 雄大夫揚雄為莽大夫 貽萬世鄙笑莽既弑帝乙丑十月十

益壯莽欲居攝因 乃徵宣帝玄孫擇其最幼者立之是

為孺子嬰父廣戚侯顯二歲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丙寅居攝三年莽篡封安定公初莽勅乳母不

得與語既長 莽自攝尊位稱假皇帝既敗翟義復殄趙

朋丁卯東郡守翟義起兵討莽朋亦起兵三輔莽兵敗義復敗朋 自以為得天人之助

甫及三年遽行篡奪定國號曰新

至是莽謀即真之事十一月以居攝三年

戊辰為初始元年初莽使羣臣奉符瑞白太后后大驚又使王舜求璽罵不予舜曰太后寧能終不予耶乃投于地曰我老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太漢遂中絕迹莽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音鳳

商根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元帝王

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

盜及竊位南面處非所據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

甚者也蓋炕龍絕氣

無德居高

非命之運

非天命之命

紫色蠅

聲

淫聲非正曲

餘分閏位

不得正王之位如月餘分為閏

聖人之驅除云爾

班史贊

民心思漢甚於饑渴遠近蜂起立聖公為更始皇

帝莽就屠戮支體橫分矣夫以莽之狂謬其姑憤之

太后

罵曰猪狗不食其餘豈有汝兄弟

其子叛之

癸亥守以血洒莽第欲以變怪警懼歸政事覺殺守

辛巳莽太子臨謀殺莽不克

其女背之

庚午安定太后自劉氏廢稱疾不朝莽哀傷欲嫁之令孫

建子威飾問疾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莽女平帝后也

殆與祿山史思明朱温同

惡前史但載之於敘傳亦宜已矣

南宮氏

更始玄字聖公

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也嘗殺人工命在平林賊中

號

始將

以懦弱為新市平林所立即位朝羣臣羞愧流汗

舉手不能言

癸未更始二先是丁丑荊州王匡王鳳起新市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從之

林山衆十八萬

壬午冬光武與兄續伯升起南陽招致新

平林賊起

續伯升起南陽招致新

市平林兵下江兵亦合時聖公亡命平林諸將已十餘

萬欲立劉氏從人望南陽豪傑及下江兵欲立伯升新

市平林兵憚續威明會玄懦弱故得立癸未初

委政匪

人日醉後庭官爵猥濫關中離心四方怨叛三年赤眉

立劉盆子

初戊寅樊崇等起琅邪衆數萬鈔徐充問朱其眉為識號赤眉乙酉六月立朱虛侯章之

後劉盆子為主入長安而更始亡乙酉降尋被殺光武詔封為淮陽王天命有歸

盆子不能自保而光武中興焉壬午冬光武伯升起南陽癸未五月伯升拔

宛更始忌其威明殺之六月拜光武破虜將軍十月行司隸修宮府又拜大司馬渡河撫州郡甲申五

月立為蕭王徵赴行在不就徵始貳更始陳同父曰西漢之治自寬仁而變

為深刻自深刻變為委靡高惠文之寬仁贊而成之者

蕭曹周勃申屠之功景武宣之深刻啟而導之者晁錯

公孫魏相之過元成哀之委靡不能開喻而正救之者

則又貢禹張禹孔光之罪也抑又有說高祖以下有德

者莫過文帝有才者莫過武帝迹其行事有足憾者秦變先王法度治統幾於一絕矣漢興去周末遠制度典章猶可考而復也高祖草創未暇為惠帝仁柔不能為則復古之事非文帝其誰任乎時海內富庶矣黎民醇厚矣天下幾刑措矣奈何溺黃老清靜之說雖賈生再三之請而未遑遂因陋就簡無以垂法於後則是有可為之時而無復古之志也至武帝狹小漢家制度慨然欲追蹤唐虞商周之盛則復古之事舍帝又誰與歸于時

正朔改矣禮樂興矣罷百家而六經表章矣奈多欲之
念既勝徒取高皇約束紛更之非惟無以改秦之失而
又有甚焉者則是有欲為之志而無復古之實也然則
先王經世之大法至秦而遂泯秦人紛亂不綱之政至
今而猶存考其事論其世文帝武帝二君蓋深有足憾
者與西漢自高至平凡十二帝并孺子共二百一十四

年

始乙未
終戊辰

為莽所篡十四年

己巳終壬午莽偽號己巳
建國五天鳳五地皇二

更始二年

癸未
甲申

史纂通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八

元 胡一桂 撰

東漢

世祖光武姓劉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

南陽郡今鄧州蔡陽縣名

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生九歲孤養於

叔父良性勤稼穡受書通大義王莽末盜賊起

壬午冬避

吏新野

邑名賣穀於宛

以圖讖言劉氏復興遂與兄續

字伯升起

兵南陽乙酉六月即帝位于鄆火各反今楚州高邑縣十月遷都

洛陽

今西京

十三年丁酉天下始定于一

即位年二十九元年乙酉建武

三十一中元二在位三十三年

帝聖德龍興不階尺土才明勇畧誠非

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延攬英雄務說民心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

勇以成佐命之功

顯宗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

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馬成王良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并及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首破尋邑於昆陽

癸未六月帝以

數千大破莽兵四十二萬殺王尋王邑餘衆遁而莽因以授首九降銅馬於鄆

苦堯反鉅鹿縣名甲申五月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腰大鎗尤來青犢五校五愒五樓富平合索等數百萬寇

掠擊敗銅馬高湖重連與銅馬合而尤來五校青犢以復破降之故關西號帝為銅馬帝

次服從降五校丁亥吳漢破降青犢斬王郎癸未冬

郎詐稱成帝子稱帝邯鄲甲申五月降朱鮪更始司馬

擊破邯鄲王郎夜走王霸追斬之陽乙酉秋吳漢等十一軍圍之以

預殺伯升為疑帝使岑彭說降之降赤眉戊寅起注見

異大破於穀底衆八萬降帝乃誅秦豐甲申五月起黎

以盆子為趙王郎中賞賜憐之彭王丁亥七月岑

史記通要

二

永將斬

斬張豐

丁亥春守涿反
子夏祭遵討斬之

夷彭寵

守漁陽丙戌
反自稱燕王

已丑春寵奴
子密斬寵降

降張步

琅邪賊帥起甲申丁亥劉永立為
齊王已丑冬耿弇破降之齊地平

擒李憲董憲

李憲莽廬江連帥癸未據郡稱淮南王後
稱帝庚寅春馬成等禽之江淮平董憲東

海賊帥起甲申丁亥劉永立為王
庚寅春吳漢并龐萌禽之山東平

降隗純

癸未囂起癸
巳死子純立

甲午來歙破
降之隴右平

獲田戎

起甲申自稱埽地將軍
丙申秋馮駿禽於江州

殄公孫述

起癸未稱帝巴蜀丙申冬漢宮
破述被創死其將延岑以城降

走盧芳

乙酉起安定後
稱帝九原奔匈

奴庚子秋降後
復亡卒於匈奴

十餘年間海內蕩平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赫然中興號為東漢何其成功之速哉老吏垂

涕於漢官威儀之見

癸未帝為更始司隸入洛修宮府老吏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

威儀吏民喜悅於持節渡河之日

癸未帝行大司馬事持節渡河鎮撫州郡所過

除莽苛政史民喜悅

以至呼沱冰合

甲申春帝徇薊王即移檄購帝十萬戶遂南馳聞郎兵在

後皆恐至呼沱河冰忽合渡未畢數騎解

人與之天與之矣今觀帝自即位

之初首召伏湛為尚書典定舊制

湛名儒知典故更始為平原太守獨全一

境徵卓茂為太傅寬仁是用

並乙酉茂故密令

召侯霸為尚書

令明習故事條奏施行

戊子每春下寬大詔皆其所建

命馮勤典封功

臣差量功次輕重莫不厭服

丙戌封諸將列侯大國四縣餘有差

崇重儒

術則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四方學士如范升陳

元鄭興杜林衛宏桓榮之徒雲集京師立五經博士使

各以家法教授

已丑立十
四博士

又從桓榮張純等之議初建

三雍以講道

丙辰起明堂
靈臺辟雍

側席幽人旌車徵賁若薛方

龐萌聘而不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屈

已丑光會稽
人帝故人除

諫議大夫不屈耕富春山 黨太原人引見自陳願守
所志隱居澠池 霸太原人引見稱名云天子有所不

臣歸隱茅屋蓬
戶連徵不至

釀成漢家二百年節義之風帝長於民

間見稼穡艱難百姓疾苦乃除王莽之煩宓還漢世之

輕法念戶口耗少縣官吏職尚繁并省四百餘縣以去
冗員以軍士屯田糧儲差積除什一之法復郡國三十

稅一之制

並庚寅

帝久厭兵事自隴蜀既平非警急未嘗

言軍旅又思保全功臣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

軍官耿弇等皆上大將軍印綬以列侯就第丁酉數引公

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曰

非爾所及也其後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辭而

不許丙午匈奴遣使稱臣臧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而不

從

戊申匈奴日逐王遣使稱臣

北匈奴求和親滅宮馬武又請擊之

詔報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辛亥

稱其退功臣而進文吏戡弓矢而散馬牛斯亦止戈之

武馬加以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

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

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是以三十年

間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野穀旅生麻菽尤盛

野蠶成繭被於山阜

莽末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甘露降

丙申降醴南行唐醴

泉出朱草生

丙辰夏京師醴泉涌
愈痼疾赤草生水涯

雨穀陳留

乙卯形
如稗實

有

非常之瑞應馬議者猶謂帝督責守長纖過斤罷百姓

不寧然朱浮上疏願游意經年之外望治一世之後於

是牧守代易頗簡

執金吾朱浮疏曰漢興吏皆積久至
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易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
職云云

漁陽張君桑麥之歌見於八年之久

已亥張
堪守漁

陽八年百姓殷富歌曰桑無附枝
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此固無以議為也獨

惟以直言殺韓歆

已亥司徒歆好直言上不能容
宣詔責之歆及子自殺於家

以墾

田殺歐陽歆

已亥司徒歆汝南守度田不實賊罪誅
歆八山博士諸生千餘人哀請不許

河南

尹張汲與郡守十餘皆獄死

庚子皆坐度田不實

至於廢郭后

丑

寵哀怨懟廢為中山太后

移太子

后廢強不自安請辭位奉母后上不忍遲回數歲後以為東海王

貶馬援

已酉帝婿梁松嘗恨援援後與耿舒伐蠻舒言其短上遣松責問因陷之又前伐蠻載薏苡一

車權貴譖言明珠文屏上怒妻子請罪上以松書示之訟寃乃得歸葬

斥桓譚

丙辰上以識決靈臺

所譚極言識非經上怒出為郡丞道卒

用識言而行封禪

丙辰上夜讀河圖會昌符亦劉

乏九會命岱宗封禪遂決信赤伏除王梁

乙酉以識拜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衆不悅

不義侯封子密

已丑子密以奴殺彭寵帝封不義侯

深為仁明之累耳至

於憤前代彊臣竊命矯枉太過以吏事責三公不任大

政舉天下事盡歸臺閣而廟堂輕

庚寅上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權歸刺

舉小臣故朱浮疏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辛卯命司隸督察三公陳元疏請以莽固密為戒不宜使有司察

公輔從之逮明帝又加以詆毀厥後例以灾異策免而權任

日輕以至末世雖忠臣義士相繼在位慷慨激發而於

漢室之危亡竟莫之救者豈其本心哉權勢盖有所不

得行故也吁安得不於帝矯枉之失為之三歎明帝莊

光武第四子母陰皇后元年丁巳在位十八年戊午永平十八年廟號顯宗

天資聰察十歲

能通春秋十二知吏牘書說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

切事情

已亥諸郡遣使奏事陳留史牘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詰史祇云長壽街得

之帝怒明帝時十二日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詰史實如是考檄具知姦狀 及即位加意禮文之

事命東平王蒼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之儀及光武廟

登歌八佾樂舞之數

戊午蒼帝母弟

宗祀明堂登靈臺以望雲

物

已未正月祀光武

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大射禮畢

已未三月辟雍

大射袒割執醬而酌

音角漱也

尊事三老五更

李躬三老桓榮五更

正坐

講道諸儒執經問難園橋門而觀聽者萬計

同上

自皇太

子諸王以下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子弟立四姓小

侯學

樊韓
陰馬

置五經師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大義

匈奴亦遣子入學

丙寅
四月

幸魯祠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

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壬申
三月

尤善刑理法令分

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

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

十斷其二言
少刑也本紀

至於遵奉

建武制度無敢或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

主

光武
女

為子求郎不許

賜錢十萬謂郎官上應列宿出
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本

紀
蠲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

庚申上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

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政可謂得為政之體者自祭彤破赤山烏

桓塞外震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悉皆內附

元班超至

鄯善斬北虜使而鄯善降至于寘于寘王殺匈奴使來

降威震西域其後五十餘國皆遣子入侍

癸酉超僅三十六人入西

域與漢絕六十年復通超彪子固弟而白狼槃木等百餘國前世未至皆

稱臣奉貢至歌詩頌德

甲戌白狼寶鼎癸亥出王詩頌德麒麟白

雉醴泉

戊辰甘露芝草

甲戌之祥莫不畢至亦云盛矣南宮

氏猶謂其殺朱浮

浮司空多機苛察有單辭告之者賜死單辭無證據殺虞延洛陽

令以法誅陰氏容馬成後陰氏中傷自殺

杖藥松

怒郎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

提曳近臣

御史寒朗爭楚獄令左右提下

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

帝母

弟詐飛書陷東海王強又使巫祝詛丁卯有司請誅之荆自殺

楚王英

光武子與方士作金龜玉鶴符

瑞庚午告發請誅英自殺

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獄連逮死徙

千數而刑獄濫

辛未死徙外繫尚數千陸續寒朗爭之馬后上言方解

傷於褊察

以耳目隱發為明而弘人之度未優

本紀論

遣使天竺求

浮屠書

乙丑帝聞西域有神曰佛遣使天竺得其書及沙門以來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像楚王英最先

好之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深可惜耳章帝烜

顯宗第五子母賈貴

人馬后無子養為己子己亥即位丙子建初八年和三章和二在位通十三年烜丁達反

帝知人厭

明帝苛切以長者之資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

行愷悌之政因

鮑昱之請而除禁錮

丙子大旱太尉昱對楚獄多寃宜還徙者以召和氣丁丑夏還四百

餘家甲申冬解禁獄三等禁錮

因陳寵之疏而務寬厚

丙子冬寵請蕩滌苛法上嘉納

務從寬厚

納第五倫王莽嚴酷之戒丑丁行郭躬重文從輕之

奏

戊寅廷尉躬條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件奏之皆施行

糾擅殺之罪

庚辰除慘刻

之科

甲申秋詔考掠鈔錯慘苦無極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定報囚之期

乙酉詔報囚止用十

月罷均輸法

甲申尚書張林以用不足請官自賣鹽置均輸僕射朱暉奏上怒切責林等罷之

著胎養令

乙酉春詔民產子者復勿算三歲孕者賜行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夫算一歲著為令

義穀

甲申故尚書鄭均納忠言毛義徵不至以行義稱詔褒寵各賜穀千斛

詔二千石選

舉惟進柔良

內子

三公用吏惟取安靜

乙酉

加以輕徭薄賦

民賴其慶

壬午詔車駕所過不得修橋道離城郊迎丙子以上林池籩田賦子貧民

至於奉

承太后盡心孝道

太后馬援女

友愛諸弟不遣就國

戊寅有司請遣

就國不從皆留京師備弟子儀以尊師

帝初受書東郡守張酺乙酉春東巡先備弟子儀請

講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立四科以取士

祭未詔一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經明行修能

任博士三明曉法律能任御史四剛毅
多畧才堪三輔皆存孝弟清公之行

命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同異而稱制臨決

已丑詔如石渠故事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班固

廣平王
羨皆與

選高材受春秋書詩以扶學廣義

癸未授高才
左氏穀梁春

秋古文尚
書毛詩

公卿大夫至郡縣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

奔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

化之盛未有若東漢者在位十三年間郡國所上符瑞

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盛哉

本紀論

吁由漢迄唐創業一

統者數君善作而不善述者往往而是求如光武明章

父祖子孫三世匹休千載一時而已

增廣通峇

獨惜其信實

后之讒而易太子

后無子壬午譖太子母宋貴人挾邪媚巫盡自殺太子慶廢立梁貴人子

肇為皇太子

以飛書之謗而殺貴人

肇立梁氏私相慶實氏恐為飛書陷貴人父梁

竦癸未竦誅二梁貴人亦死小貴人生太子

縱實憲之橫至奪公主田園而

不正其罪

癸未憲恃后聲勢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主不敢計後覺上大怒切責后毀服謝乃解

以田還主卒不加罪

陳同父謂異日女主臨朝外戚用事皆此焉

基

謂信后讒不罪憲

胡氏以為東漢之衰決於此

管見愚謂皆實

后有以為帝盛德之累使立后之時不溺私愛從馬嚴

之議寧有此乎可為三歎

戊寅春立后時馬嚴諫曰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煩費死

益勲又受誅其家不宜親近時竇氏方寵諫不行勲后父也

和帝肇

肅宗第四子母梁貴人戊子正

月即位已丑永元十六興元一在位十七年廟號穆宗

帝幼冲踐祚母后臨朝竇

憲專政匈奴既平

已丑太后兄憲與耿秉將萬騎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辛卯破北

匈奴金微山單于遁不知所在龜茲等國皆降出塞五千里還

憲威權日盛潛圖僭逆

朝臣震攝望風承旨帝年十四赫然發憤欲謀誅之會

日食丁鴻上疏

壬辰六月日食司徒鴻言日食者日象君也且援諸呂專權事旬餘以

鴻行太尉兼屯衛南北宮決議鄭衆

中常侍衆南陽人一心王室不附豪

黨帝與內外臣寮莫得親接且朝臣
自表安丁鴻外皆附憲故與衆議之
卒鋤元惡帝幸北宮詔金

吾校尉止衛宮門閉城收誅奸黨收憲
印綬并同母兄弟免就國皆迫令自殺
用清中外躬親

萬幾當時事體盖有甚難者矣
憲宗族滿朝爪牙腹心備具刺史守相皆出其

門太后內主朝臣皆附憲自是十七年間舉苑囿以假貧民弛陂池

而令采取勸民蓄蔬以助五穀並癸巳至於遣使發廩救

水旱蝗蟲之灾減民田租幾無虛歲甲午以後凡十二詔廷尉陳

寵務從寬恕而活濟甚衆甲午司空張奮口陳時政即雪

冤獄而甘雨隨沛甲午旱奮對引見明日幸洛陽舉還大雨三日表

安丁鴻魯恭韓稜諸賢相繼進用宏益居多遠方珍羞

則勅大官勿復受獻

祭郊舊南海進生龍眼荔枝奔死繼路帝聞狀即詔罷之

前後

符瑞自稱德薄抑而不宣

本紀符瑞八十一所

齊民歲增闢土日

廣北空朔庭

見前

西通重譯方之章帝實乃過之

甲午班超

斬馬者尉犁王西域五十國皆內屬至海濱四萬里皆貢獻

增廣通畧謂實后沒帝始知梁貴人子議者以

梁氏寃死請貶實后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不從方之

章帝事馬后彼處其常此處其變最為近厚梁王暢有

覬覦神器語有司請詔獄不許

方之明帝楚獄不逮過之乎

胡氏謂作史者未能鋪

張揚厲曠闕多矣

管或

乃謂帝誅憲不謀大臣而謀之

鄭衆以功受封

壬辰遷大長秋
壬寅封勳卿侯

遂開十常侍亡漢之階

竇后既崩甫知自出封梁氏三侯而梁氏自此盛

丁酉竇后

崩張酺方言帝梁氏出感勸追封皇太后封
梁竦三子為侯賞賜巨萬寵遇光於當世

是則然矣

一則親親之義不容已一則取其足以濟一時之事但

不賞而封不為無失然亦豈料其末流之弊如彼哉若

帝者使天假之年孝文不足多遜也如以成敗論世無

全主矣吁殤帝隆和帝少子生始百日而為君

在位一年丙午

延平 一 鄧太后臨朝

和帝皇后
太傅禹孫

張禹鄧騭騭弟悝弘等輔

政隲雖謙遜然外戚擅權又起於此和瑒而後宮闈定

策利在幼昏外立者四君

安質桓靈

臨朝者六后

章帝竇后和帝鄧后

安帝閻后順帝梁后桓帝竇后靈帝何后

盖嗣主幼冲女后專政則外戚必

用事

竇憲鄧騭閻顯梁冀竇武何進

官寺得與政亦其勢然矣

增廣通畧

安

帝祜

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母左姬鄧太后立帝丙午八月即位丁未永初七初元六永寧一建光一

延光四在位十九年立年已十三矣太后猶臨朝十五年外戚用

事

鄧騭

中官預政

鄭衆蔡倫等

日食風電雨水旱蝗山崩地震

或陷或圻無歲無之杜根歸政之請囊盛致殺

丁未根為郎上

言太后后大怒今感以鱓囊撲殺之詐死三日得逃鄧康貶損之勸屬籍為絕

庚申

康后從弟諫宜崇公室捐私權不從康謝病後絕屬籍后疑保權固位者矣及觀

其徵河間王子翼至京美其容儀使為平原懷王後留

京師

已未河間王和帝弟

獨無意乎帝乳母王聖已疑之矣蓋帝

少聰明為后所立長漸不德不可后意特所謂婦人之

仁往往欲為而未決耳太后崩

辛酉三月

帝甫親政五年之

間惟乳母言是聽惟宦官譖是從鄧氏既夷太子亦廢

原缺

疑納父

冀不

商卒冀嗣大將軍不疑尹河南辛巳窮饗極惡

為日不足八使之遣巡行風俗

壬午秋選有威名八人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栾

巴張綱郭遵劉班

並

張綱至為之埋輪都亭且曰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徑劾奏冀不疑罪帝雖知其忠言冀能

用也

劾冀無君十五事時冀妹梁后寵方盛姻族滿朝帝不能用其言

餘使所劾皆冀

與閹宦親屬事竟不行忠賢屈抑其能救亂乎冲帝炳

順帝子母虞貴人甲申八月即位
年二歲乙酉永嘉元未逾年崩 梁后臨朝委政宰輔

李固所言多見采擢宦官黃門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

方翹首太平而梁冀專柄輒相忌嫉固幾不免飛書之

陷矣宦者飛章誣固冀白
太后使下其事不聽 嗚呼危哉質帝續章帝玄孫
父渤海王

鴻母陳夫人冲帝崩梁冀徵帝與梁太后立之乙
酉正月即位年八歲丙戌本初一年六月弒崩 太后

臨朝帝性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曰此跋扈將軍也

言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胡氏曰李固時為三公

親覲厥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

千石大會庭中推舉尚食可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

屍號哭顧效兒女之悲哀哉

丙戌閏六月帝食餅苦煩甚從召李固固入問得患

因尚能言白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

之
桓帝志

章帝曾孫祖河間王開父蠡吾侯翼母氏冀弒質帝白太后迎帝即位丙戌閏六月即

位年十五丁亥建和三和平一元嘉二永興二永壽二延熹九永嘉一在位通二十一年太后猶臨

朝梁冀專政肆作威福天子拱手首殺李固杜喬以重

其威

丁亥冬劉文劉鮪訛言清河王蒜當統天下文鮪既誅王亦貶死冀又使馬融草奏誣固喬預其奸

殺之初固喬欲立蒜不肯立帝帝亦寬之繼殺中郎袁著以杜天下議已壬辰

著年十九忿冀奸惡極言其罪即捕殺之并殺其所善六十餘人至殺陳授邴尊帝始

震怒

戊戌太史令授秦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使洛陽令殺之帝由是發怒已亥議郎尊為鄧香長塔

香卒妻宣適梁紀冀妻納宣次女猛掖庭幸冀欲認為已女恐尊沮敗宣意殺尊又遣刺客殺宣宣覺馳白帝

帝大與宦者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定議誅冀

已亥秋發兵圍冀第冀與妻孫壽自殺梁氏孫氏無少長皆棄市收財三十餘萬萬以充用減天下租半逮及公卿死者數十人故吏宿客死者三百餘人朝廷一空元惡雖除五侯嗣虐流毒

四海辜較百姓與盜無異

超等五人同日封縣侯兄弟宗姻皆據郡縣超卒賜祕器

玉匣以葬天下語曰左回天具賴楊秉韓續李膺諸賢
獨坐徐卧虎唐兩墮持兩端也

彈劾糾擊削國誅貶鞠躬屏氣

乙巳太尉秉奏免侯覽
其瑗削國司隸續奏瑄

罪瑄自殺又奏瑗罪貶死超瑄家襲封者並降鄉侯丙
午司隸膺破張讓家合柱取其弟野王令殺之為殺孕

婦罪諸黃門屏
氣林沐不敢出似亦為稍快於人心者于時丙午甘陵

周福以帝舊學擢尚書同郡河南尹房植亦有名當朝

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重進二家賓

客各植朋黨由是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

資任范滂河南太守成瑨委岑暉二郡又為之謠曰汝

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璿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

郭林宗

秦

賈偉節

彪

為冠與李膺陳蕃王暢等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

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臧否相尚公卿畏其貶議

屣履到門而成璿殺張汎

汎宛富賈與後宮親賂中官縱橫岑暉勸璿赦後殺之乃

奏劉瓚殺趙津

津小黃門為晉陽縣巨患太原守瓚赦後殺之瓚使汎妻訟寃帝怒下璿瓚獄

殺之翟超破侯覽冢宅籍沒貲財

覽喪母歸起大冢山陽守超使張儉督郵破其

冢宅具
奏聞

黃浮按徐宣罪棄市暴尸

璜姪宣下邳令虐甚
求取李嵩女不得卒

至嵩家載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聞之收宣
家屬考問誅宣宦官訴帝趨浮並髡鉗輸作

皆犯閹

宦之怒及河內張成以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收捕遇赦竟殺之宦官遂教成弟子牢修誣告膺等

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訛朝政疑亂

風俗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太尉陳蕃以所按皆憂國

公忠之人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獄詞連及杜密

太僕

陳翔

中丞

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

丙午蕃又
極諫策免

而黨錮

之禍作矣賴霍諳實武並表救請事幸中息而海內希

風之流復相標榜有三君

實武陳蕃王淑三君謂世所宗

八俊

李膺荀昱杜密

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瑀八俊謂人之英

八顧

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八顧謂以德行

引八及

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八及言導人追宗也

八厨

度尚張璠王孝劉儒

胡毋班秦周蕃向王章八厨言能以財救人也

之號譬如立的於此使人得以

彎弓而射之

丙午明年賈彪入說尚書霍諳校尉實武並表請帝意稍解并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靈帝之世卒陷大戮悲夫靈帝宏

章帝玄孫曾祖清河王開父解瀆亭侯萇

母董夫人桓帝崩竇太后與實武立之丁未十二月即位戊申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在位二十二年

帝初即位太后臨朝陳蕃

太傅實武

大將軍

同心輔政徵用

名士

李膺杜密

天下想望太平惜其謀誅宦官幾事不密反

為曹節王甫等矯詔所殺

戊申秋蕃武合謀奏太后誅宦官為宦者末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可自誅我曹何罪而當盡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逆節甫遂矯殺蕃武夷其族於是羣凶得志侯覽諷朱並告張儉黨人曹節諷有

司復舉膺等黨錮名節屠戮濫及無辜生人之類幾息

矣

己酉冬初儉為翟超督郵按侯覽母殺之覽使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圖危社稷詔刊章

討捕節等因此諷有司捕前鉤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百餘人死獄中附從

者錮及五屬州郡承旨有未嘗交關亦死徙廢禁六七百人

郭林宗聞黨人之死私為

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

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激

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

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卒有坑焚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曰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當是時護羗校尉段熲既

定西羗復移東討師凡再克東羗悉平

戊申巳酉凡斬二萬八千餘級

然所以為漢慮者不在此也帝方且西園賣官

戊午開西邸賣

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有差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又私令左右賣公千萬賣卿五百萬貯西園庫私

藏後宮列肆 辛酉使采女販賣帝着商賈服宴樂

弄狗駕驢甘為下流之

態黃巾甫夷

甲子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皆反遣北中郎盧

植左中郎皇甫嵩右中郎朱雋討平之

黑山粗定

乙丑二月所在賊起張牛角褚飛燕至百餘萬

號黑山賊鈔河北飛燕降
拜中郎將領河北畧定
論功行賞乃見於十常侍之

封乙丑夏封張讓趙忠等十二人為侯號十常侍以討張角功 貴寵宦孽稱為父母

帝謂讓忠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南宮雲臺災計畝稅錢乙丑雲臺災張

讓說帝稅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又青州郡助修宮錢大郡二三萬餘各有差 一意聚斂惟闡

豎之言是聽未幾帝崩子辨即位年十七何太后子 太后臨朝

靈帝何進用事何后之兄 袁紹勸進盡誅宦官太后難之進

召董卓本以脅后紹勸進召四方猛將盧植言卓強忍必危朝廷不宜召進不聽 卓將

至而太后猶狐疑進反死於張讓段珪等之手進入白太后盡

誅常侍讓珪潛聞其語侯進出
詐以太后詔召進斬之已已
表術燒焚宮闕中郎將
術聞進

死燒宮闕欲
以脅出讓等
袁紹盡殲宦官亦以進死引兵闕下斬趙
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二

千餘人張讓等將少帝奔平津
尚書盧植叱責讓讓等投河死
卓自為司空廢少帝廢

弘農王
千弒之
弒何太后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而東漢亡

矣協靈帝王美人子何后配美人董
太后自養協靈帝母董夫人也
按春秋左氏傳齊

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傳二年多魚地名傳
言貂始泄桓公軍事
管仲言於

齊侯曰夏殷之世刑殘之人放諸磻确不毛之地使與

禽獸為伍周衰始命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刖

者守圉髡者守積胡氏曰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於其時必於其義是故晝居於外所任使者公卿賢士大夫也夜居於內所叙御者后夫人淑嬪婦也曷嘗有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乎雖夏商季世桀紂之亂尚無是也及幽王寵褒姒滅西周始有婦寺之名自是以來帝王大本日以消亡為人君者以行道布德之公位為快情遂欲之私居故聽政有數而公卿進接者希宴遊無度而妃嬪御幸者無時外不分於書內不分於夜矣

然天下萬事來者不可不應也公卿既不可使至於內
妃姬又不可使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命於
其間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秦胡亥信
天刑之趙高為高所殺後世人君聞是宜披根拔本追
復夏商之制剗革周衰之弊矣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
國者豈非在於不仁之君哉噫病在不仁之君不可與
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之有愚又嘗悲黨錮之禍
痛漢室之亡而憤閹宦之流毒也諸君子之不幸肇於

牢修之一言成於曹節之申請而羣小深根固蒂陳竇一擊不勝而身死何進再擊不獲身又死袁紹不勝其忿一舉而盡殄滅之國隨以亡至今言之可為於邑也雖然亦諸君子自少盡其道耳夫以昏主亂朝何異明夷之世顧乃互相標榜的然以名德相雄長且欲藉口舌以障其流而回其瀾已非晦明艱貞之道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今不惟疾之而已直欲驅而納之死地又非謹仲尼不為已甚之戒則其構怨掇禍宜

也吁易當夫決之世以五君子之盛決一小人之微猶

致嚴於健而說決而和之訓況小人道長之時乎後之

君子尚監于茲獻帝協

靈帝中子董卓廢少帝立之即位九歲庚午初平四興平二建

安二十五年其年曹丕篡政元黃初封帝山陽公又十四年崩曾孫傳國至晉永嘉為五胡所滅

卓為

相國袁術起兵推紹為盟主共討董卓庚卓懼弒廢帝

以絕人望焚宮廟

洛陽二百里內室屋蕩盡

發諸陵

辛未并及公卿墓收金寶劫

遷長安積金郿塢

號萬歲塢

賴司徒王允左右扶持王室粗

安已而誅卓族滅其家百姓歌舞相慶

壬申夏卓常以呂布自衛嘗少

夫意拔戰擲之布怒允知之使為內應因卓朝都尉以戰擲之衷甲不入大呼布布曰有詔討賊誅之族其家其黨葬卓輒大雷雨漂棺夫何催等構禍兵陷長安王允黃琬司隸卒

於鋒鏑之下

六月卓部曲李催郭汜樊稠等軍十萬陷長安呂布戰敗招允出奔允不忍去帝催

殺之初催等乞赦布亦勸赦允不從布請以卓財班將校允又不從故及於難於是兇黨得志

竊弄威權者四年催既殺稠與汜治兵相攻

乙亥春爭權催就坐

刺殺稠

脅帝幸營燒焚宮室乘輿奔播

三月幸催營四月移幸北塢六月和

解二人丙子七月還至洛陽丁丑汜為其將所殺三年催誅夷甫還洛陽老瞞詣闕遷

都于許百官總已大權遂挈而之操

丙子八月曹操移帝都許宿衛兵侍

莫非操
姻黨

挾天子令諸侯以遂其私建安二十五年間殺
生降拜不出漢天子之手特寄空名於臣民之上耳操
死子丕篡漢昭烈帝蜀孫權亦自王於吳而天下三分
矣朱文公綱目於獻帝既已遇篡即以昭烈大書其後
俾得紹漢遺統而吳魏僅分書其下焉陳同父曰東漢
諸君之得失皆繫於光武明章之身蓋自和安以降紀
綱日就淪喪當時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
忠義奮發寧隨踵受戮而不顧漢祚雖衰所以久而未

墜者不可謂非三君崇儒術表行義之效此其所以為
得也然而袁安不能止竇武窮兵之請噫嗚流涕楊震
不能勝樊豐周廣之譖慷慨自殺李固杜喬死於梁冀
之跋扈陳蕃竇武死於宦豎之盤錯終莫能救漢室之
亡者其失豈非由於光武不任大臣三公具員明帝加
以詆毀章帝無所匡救體統卒以不正厥後例以災異
斥免權任日輕之故歟南宮氏曰西漢自高帝而下有
文武宣東漢自光武而下有明章文中子以七制斷之

善矣七制以下母后擅權戚官用事兩漢所以亡也

講義

然西漢之亡風俗委靡東漢之亡風俗剛勁黨錮諸賢

節義凜凜姦雄如操猶終身未敢廢漢自立謂非名義

扶持之功不可其視西漢阿諛成風稱功頌德者大不

侔矣

增廣通卷

吁溺冠嫚罵安事詩書旌車徵賁息馬講義

其風聲氣習相去懸絕如此哉有天下者可以觀矣東

漢自光武至獻帝凡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自乙酉至庚子

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六十九年

史纂通要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纂通要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李寶型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九

元 胡一桂 撰

蜀漢

漢昭烈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人祖雄父弘景帝子中

山靖王勝之後

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因獻帝為

曹丕篡逆

庚子十月

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害於是發喪制服

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

武擔山名

章武元年辛丑四月也

即位

年六十一辛丑章武二在位二年

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觀帝

初見諸葛亮於隆中亮首曰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天下及其勸進之辭又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分別於此矣晉陳壽志三國乃帝魏而傳昭烈習鑿齒漢晉春秋之作謂蜀為正魏篡逆蜀平漢始亡習襄陽人為桓溫主薄以溫覲觐非望作是書以裁正之司馬氏通鑑乃謂昭烈於漢族屬疎遠推抑漢祚獎進賊魏且謂採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

於漢室夫自卓旣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催汜交
攻天子奔走荆棘間未聞操有勤王之舉車駕還洛陽
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名為漢相實
漢賊耳綱目於此始大書特書以昭烈承獻帝之後俾
得以紹漢遺統焉論者嘗即文公綱目與溫公通鑑並
言之溫公於獻帝之末曹丕之篡也書帝禪位於魏魏
王即皇帝位文公則書魏王曹丕即皇帝位廢帝為山
陽公至蜀漢之興也文公於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後

即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漢中王即皇帝位以繼之
及蜀之出師也溫公書諸葛亮入寇文公則書魏寇漢
中丞相亮伐魏溫公進魏而退蜀則祖陳壽之舊史此
以強弱論也文公帝蜀而賊魏則本春秋之書法此以
是非論也以廢帝矯禪位之誣以寇漢反入寇之逆正
統復而快人心於方來大義明而誅賊臣於既往綱目
之作可識矣

胡成性
史論

帝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

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

飛騰也降於呂布

丙子布襲降之
以為豫州刺史

歸於曹操

丙子又為
布攻歸操

操益兵使鬪布戊寅又為
布攻復歸操操禽布斬之

借勢於袁紹

己卯為操邀袁
術術南走帝據

徐州始叛操遣使與袁紹連兵
庚辰操悔縱帝自追之奔袁紹

為客於劉表

辛巳操擊
敗帝奔袁

有解裏肉
生之歎

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

及見孔明於三顧定奇策於一言

丁亥荆州見徐庶庶
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乃三駕見
草廬之中

赤壁一戰彊虜摧敗

戊子孔明奉命詣孫權
遂共敗操赤壁取荆州

遂奄有荆益稱王漢中

己丑孫權以帝領荆州救權畏
之進妹固好周瑜分南岸給帝

庚寅以給少見權借荆州從之甲午降益州救劉璋乙
未以詐自取益州其年權取荆州中分之己亥斬操將

夏侯淵孫自長安出邪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趙雲
大敗操兵操引還長安帝遂有漢中自稱漢中王與吳

魏鼎立而為三造夫即帝位之後志雪江陵之憤已亥侯

守江陵吳呂蒙代魯肅屯陸口蒙稱疾召還以陸遜代
遜至陸口為書與侯為自托之意侯意大安稍徹兵備

遜陳侯可禽之要權遂發兵襲侯以蒙為大都督盡伏
精兵購船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盡收縛

侯所置江邊屯候故侯不知糜芳傅士仁皆嫌侯輕已
開門降蒙遂襲取江陵侯乃西保麥城因遁走馬忠追

侯害之吳定荆州卒成夷陵之師壬寅帝耻關侯敗大舉伐吳

立數十屯自正月相拒至六月為陸遜火明年武安疾
攻所敗土崩瓦解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篤竟賈志以沒矣可勝痛哉盖嘗論之帝以神明之胄

又得衆賢戮力以為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

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為帝所有他如關侯雲長張

飛翼德為爪牙法正孝直為謀主許靖文休糜竺子仲簡雍憲和為

賓友蔣琬公瑛負社稷之器馬超孟起兼文武之資黃忠漢升

勇冠三軍龐統士元冠冕南州董和幼宰黃權公衡李嚴方正吳

壹費觀彭美永年劉巴子初昔所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

能謂宜可以復漢祚弔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

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

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柰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
忘情於吳吳襲關侯定荊州蜀讎吳者愈深夷陵之師
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
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獨惟昭烈君臣之間當托孤

之際肝膽相照無纖介形迹何其盛也

南軒文於郊帝崩永安宮謂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不才君可自取

方之曹操垂沒留連妾

婦之態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子罔不區處真狗彘之
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肯哉斯言皆可

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周元方

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管

後主禪

昭烈子癸卯建興十五年延

熙二十景曜五年興一在位四十一年

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

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
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彊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圍

溷無不修繕征四郡

乙巳春南征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斬雍闓禽孟獲七縱七禽七

月志

屯漢中

丁未春北

征駐

攻祁山

戊申春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

魏應亮關中震懼前鋒馬謖違節度遂敗街亭誅謖自
谷氏忘其敗辛亥春復圍祁山懿將謂懿畏蜀如虎懿
自當之大敗又遣

出散關

疑引兵出散關圍陳倉糧盡

遂魏米道擊斬王雙

拔武都陰平

已酉春攻二郡取之

已而休士息民治兵

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

用之

壬子於黃沙作木牛流馬講武
癸丑用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於是約吳大舉軍

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

明病且卒矣

甲寅春舉十萬由斜谷伐魏軍渭南屯田
與懿相守百餘日懿不出八月亮卒於軍

年五十四
謚忠武侯
所幸費禕董允昭遵亮遺規猶可自守夫

何姜維產禍

辛巳維數出兵蜀人愁苦閣官弄權陳祗代允

侍即與官人黃皓相表裏弄權覆國

方且湔游觀

丙辰至湔觀汶水旬日反

廣音樂魏

將鍾

會鄧艾

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

癸未至洛陽受魏封安樂

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

艾破諸葛瞻綿竹先是遣

書瞻曰若降表為卿邪王瞻怒斬艾使戰敗與子尚死之瞻孔明子

成都之降子死於父

信昭烈之有孫

帝用譙周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譙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譙哭昭烈廟先殺妻子後自殺

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

此猶使人凜凜有生氣耳按綱目自章武元年之下卽

以魏吳分書至癸未魏方并蜀而滅漢或曰漢亡矣魏可承正統乎曰未也有吳在焉綱目於甲申以後猶以

吳魏分書

甲申下猶分書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漢亡僅二年而晉

已滅魏

乙酉晉司馬炎稱帝廢魏主陳留王而滅之魏亡

乙酉以後晉吳猶分

書至太康庚子吳亡晉武始得大書以續正統終魏之世不得在大書正統之列焉吁綱目繼春秋之筆不少假借於亂臣賊子之靡何其嚴哉蜀漢再傳四十三年

而滅於魏焉

起辛丑終癸未時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吳孫休永安六年

魏

魏文帝姓曹名丕

字子桓

沛國譙人

譙亳州也

桓帝世曹騰為

中常侍養子嵩

本姓夏侯

生魏王操丕為太子襲封

庚子正月操死

年六十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月篡漢

時年三十三庚子黃初七壽四

十國號魏以土德都鄴

今相州

遷都洛陽

庚子冬

魏自曹操

追號

武帝初舉孝廉後守東郡乘時而興破黃巾

辛未時救兖州擒

呂布

據襄茂寅斬之

降張繡

己卯夏

滅二袁

己卯擊術南走苑壬午紹卒子譚尚相攻

乙酉平之

平劉表

戊子秋表卒子琮以荊州降

征張魯

乙未秋破漢中冬降破

韓遂馬超

辛卯操自將設計以疑遂超一戰敗之於渭南關西平

用軍行師變化

若神諸將征伐親授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知人善

察難欺以偽御軍三十年手不釋卷晝講武策夜思經

傳雅性節儉不事侈靡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

分毫不與卒能鼎立三方者惟其明畧最優也然自遷

獻帝于許以來

丙子遷

挾天子族董承

已卯帝忌操專迫密詔承結義士誅

之庚辰族承

戮貴人

董承女帝以貴人有妾為請不得

弒伏后

甲午后因殺貴人與父書

言圖操覺迫帝廢后使華歆領兵入宮后藏壁中歆牽出過帝被髮徒跣行不日不能復相過耶帝曰我亦不

知命在何時后兄弟
宗族死者百餘人
勦皇子弒后并殺二皇子
族孔融戊子融在朝持

正議忤操
誣族之
殺荀彧壬辰議進操國公加九錫或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權

以或參軍或
疾飲藥卒
殺崔琰廢毛玠丙申有言琰傲世怨謗殺之玠傷琰無罪人復白玠

怨謗
廢出
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殺生降拜不出漢天子

之手者二十四五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丁酉

四月尹氏曰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天子車服出警入

蹕者乎操於斯時亦既自帝甚明謂非有不遜之志烏

乎可歷考老瞞平生所為如夜卧枕圓枕噉野葛至尺

餘飲醜酒至一盃其深奸極詐不可殫言迹其天資暴戾慄悍禍賊其畜無君之心久矣乃至終身朶頤羊鼎曾不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顧其勢所未

可

其時吳蜀方以篡漢攻操

緩而圖之得之可以稍安

以上南宮氏講義下以愚

意足

亡何而老且死矣非真不欲身取而代之也而曰

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

陳羣等請操正大位操云云

毋乃爲是誑

與況孟津之師文王豈料其事之至此今乃先期其子之篡而身自爲文王立言已爲荒悖又况獻帝非商紂

此操所為乃文王罪人柰何敢借喻耶文帝天資文藻

下筆成章勒成所著凡百篇又使諸儒集經傳隨類相

從餘千篇號皇覽庶乎有意於斯文者矣灾異不効三

公辛丑夏明

取士不拘年限

壬寅春儒通經術吏達文法皆試用不拘老幼后

族不許預政

壬寅春詔婦人預政亂之本今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家不得輔政受封爵又

為政之美者獨惜其懷嫡嗣幾奪之恨禁銅植等諸王

寄地空名而磐石之宗不彊

初為太子時弟植機警多能幾於奪敵既即位禁銅

儕於匹夫當旱蝗饑荒之時欲徙冀州十萬戶以實河南畧

無恤民之意

庚子冬辛毗極諫謂失人心乃減半

伐吳之舉不從劉暭之

請其後雖三出而無成

辛丑秋孫權為蜀所攻遣使稱臣暭請襲之不從拜權吳王

壬寅出師徵吳侍子權拒守與蜀通奸癸卯秋舟師伐吳至廣陵龍舟幾覆還乙巳秋再舉至廣陵欲渡波濤

洶湧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乃遂

明珠犀象之求一差所好徒取諒闇

不知禮之誦

辛丑冬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犀象玳瑁孔雀翡翠鬪鳴長鳴雞於吳吳臣曰諒闇

中所求若此可與言禮哉悉與之

罪戴陵

庚子長水校尉陵諫不

劬

丙午劬舊治郭后弟罪時為太子手書救不從即位數直諫克殺之

廢曹洪

操從弟性吝帝嘗就

賈絹百疋不從街之丙午以舍客犯法必欲殺之太后怒止從廢出

抑何君人之量未弘

此猶未也史臣之論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敵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

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

時方

嗣王位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

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六月引兵次譙大饗六軍父老設妓樂百戲吏民上

壽及至即位顯納二女

十月篡位是月納獻帝二女

是以知王齡之

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孫盛論

若夫篡國之初妄引舜禹受

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爲萬代首惡尹氏曰前史信其偽辭衰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

曰受禪綱目直以稱帝廢主大書于冊

綱目書魏王曹丕稱帝廢帝爲

山陽公傳禪之說絕不復舉然後姦僞之徒始無以爲欺

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哉明帝獻

文帝太子母甄夫人被誅

郭后無子文帝命后養帝事后甚謹后愛之得立丙午五月即位丁未太和六年青龍四景初三在位十四年

帝天資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沈毅好斷優禮大臣

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君人之量偉如也然

于時百姓凋敝四海分崩不聿脩顯祖開拓洪基顧乃

務營宮室

乙卯作許昌宮洛陽宮昭陽太極殿總章觀丙辰作九龍殿丁己起土山芳林園日役三

四萬

耽于內寵

乙卯婦官擬百官數殿北立八坊處之遊宴其中置女尚書六人典外奏事丁

已奪士女已嫁吏民者選入宮

不思安民之本不固維城之基

黃初以來宗室

侯王至親不敢相通植上疏言取齊者田族而非呂宗分晉者趙魏而非姬姓今公族疏異姓親不勝憤悶明指司馬矣不知恤也至彌留之際牽姦臣之言付托非人遂使權

臣專國社稷無衛以至易姓哀哉

戊午十二月疾以後事囑燕王宇及夏侯

獻曹肇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密肇不平二人懼後患因薦曹爽召司馬懿相參從之己未正月以齊王芳屬

懿遜

邵陵厲公

一稱齊王

芳

明帝養子莫知所由米者或云任城王楷子

幼冲嗣

位

己未卽位年八歲庚申正始九嘉平五在位十四年

曹爽司馬懿輔政

顧命大臣何

晏鄧颺丁謐等為用欲爽專權說爽轉懿為太傅

己未其

後又說爽遷太后

丁卯遷永寧宮

自擅朝政屢更庶事遂與懿

有隙初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粲王弼之徒競為清

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

至是說爽以釀其禍青蠅之夢管輅蓋已知其將敗矣

大原管輅明易數晏問連夢青蠅數十集鼻驅不去何也輅曰鼻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青蠅臭惡則集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舅責其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畏耶爽又飲食車服

僭擬乘輿弟義

中領軍將軍

諫不納懿於是以太后令誅爽

而權移典午矣

已巳帝朝高平陵爽義從懿勒兵奏爽背顧命亂國典免爽義公卿奏爽謀逆

遂收爽義晏颺等皆誅之夷三族

懿卒子師秉政廢帝而立高貴鄉公

馬高貴鄉公髦

文帝之孫甲戌正元二甘露四在位六年二十遇弒觀其才慧夙

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太學講書易禮記躬行盛禮有文帝之風然忿威權日去爲謀不密以

黃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戈與賊臣較一旦之命卒

死於成濟之手爲天下笑豈不悲哉

庚辰謂臣僚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吾不能坐受廢辱帥僮僕數百鼓譟出昭第中護軍賈充逆戰太子舍人成濟問充充曰畜養此輩正在今

日賈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昭夷濟三族司馬昭旣弒高貴鄉公昭子伉姑立

常道鄉公少延曹氏歲月

增廣通畧

是爲元帝奘

操之孫燕王宇之子

庚辰景元四歲熙一二年晉篡封陳留王政出司馬僅寄空名當時中散大

夫嵇康

叔夜

好言老莊與阮籍

嗣宗

阮咸

仲容籍姪

山濤

巨源

向秀

子王戎濬劉伶伯倫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咸

幸姑婢伶乘鹿車携酒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士

大夫爭相慕效謂之放達風俗敗壞

子景元

四年雖能

併蜀滅漢未幾昭卒炎遂篡魏而為晉矣

炎昭之子

吁邵陵

厲公之見廢高貴鄉公之見弑常道鄉公之見篡司馬

安然為之不聞有所謂節義之士出於其間風俗之衰

可痛也已南宮氏曰魏自曹操肇謀迄于亡國五六十

年之間與司馬氏相為終始方懿辭操辟之時魏猶未

篡漢也而懿之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
彪遂置諸王公於鄴去丕篡漢之日歷三十載其後再
世受遺父子祖孫雲鱗秉政勢之所趨駸駸乎如火之
尚炎而不可遏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而世
之懷奸忍逆竊窺人宗社者常囿於其中而不自知悲
夫魏篡國凡五傳合四十六年起庚子終乙酉而為晉綱目終
魏之世皆置分書伴不得預正統之傳嚴矣哉注見前

吳

吳大帝姓孫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自父

堅起事兄策嗣霸權籍餘烈建國武昌

鄂州辛丑遷都王爵

建鄴

已酉稱帝遷都

國號吳

年四十一歲辛丑受魏王爵為元年壬寅黃武七黃龍三嘉禾六赤

烏十三大元一在位共三十一年

今觀文臺

聖字始起江東破張角

靈帝甲子

為佐軍司馬大破黃巾

誅區星

長沙賊號守長沙破之封烏程侯

勇鷲剛果當時

莫及導溫戮卓

董卓討邊章亂無功帝遣張溫討章溫以詔書召卓應對不順堅耳語溫以軍

法斬之溫不從

不許和親汎埽陵寢平塞發掘

辛未堅破卓將卓懼求和親曰

不夷汝三族死不瞑目乃和親耶

可謂為人臣矣其後

爲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

辛未 表喪陽

單馬行峴山表軍射殺之四子策權翊匡堅謚武烈帝

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

惜哉

南宮氏講義

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甫領父兵

乙亥見術領衆

歸并江東

朱治獻策請術歸兩子遊并江東

一聞袁術僭號遽責以書

與之絕交

丙子再聞袁曹

紹

操相拒卽謀襲許以迎天子

庚辰

其忠憤剛大之氣何如也儻不死於刺客

治兵迎帝未發為吳郡守

許貢客所刺時年二十六

天假之年豈但不不能臣扼操之吭而拊

其背使不得逞志中原以存漢室亦未可知也

策封長沙王

策創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

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策卒而權繼之是為大皇帝當是時有

張昭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伯言諸葛瑾子瑜步騭子山以為股

肱有呂範子衡朱然義封以為爪牙有周瑜瑾公魯肅子敬呂蒙

明子以為謀主其他如程普德謀黃蓋公覆甘寧興凌統公績諸

將皆江表虎臣為孫氏所有赤壁之役決策公瑾合兵

玄德此孫劉結交之始也竟摧大敵戊子秋劉表子琮以荊州降操十月操以舟師來寇皆欲

迎之惟周瑜請擊之時劉備與亮為操所追遁至吳魯肅與亮議使瑜普與備并力逆操遇赤壁取十艦實蕪灌油裹幕偽降既前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營落溺死甚衆率輕銳繼其後大敗之奄

有荆揚薄於南海卒成鼎峙之業宜矣然惜其見義不明守節不固上無存漢之心下無吞魏之謀又無併蜀之策惟以苟且自全為務故方其防魏之侵而結援於

蜀也則借荆州

壬辰以荆州借備

通聘好

壬寅遜敗蜀師魏來伐隨遣鄭衆修好於

蜀而不辭及其畏蜀之攻而借勢於魏也則臣於操亥

奉貢稱臣斬關侯以臣於丕受丕王爵九錫降於丕辛丑漢末伐八月奉章稱

而不恥其後吳蜀之好方堅吳蜀之謀方協孔明卒而
事已無及矣使其申締盟誓約縱伐魏操方腹背受敵
支梧不暇其能久得志哉何吳計不出此蜀亦不少忍
以就大謀故昭烈才得益州而孫權即陷關侯孫權一
陷關侯而昭烈即連營報復操方且得以雍容而集事
矣朱文公嘗謂孫劉二人不是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
相顧又曰人謂曹氏爲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先主孔
明正做得好時又爲其壞了其知言乎

南宮氏講義

愚嘗觀

關侯攻曹仁於樊虜于禁等而降之威震華夏操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矣

已亥侯自帥衆攻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雨漢水溢禁等七軍

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侯乘船攻之禁等窮蹙遂降自許以南往往應侯侯威聲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之

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撫輯關侯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後呂蒙代肅陸口之屯乃驟進襲侯之策設

詐取勝不但昧同仇之義而已且害關侯以紓敵人之

患善乎老泉蘇氏之論曰世多竒呂蒙之功以愚觀之

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匿兵爲商賈行潛取荊州以破

關侯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

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

者哉候官侯亮

權少子也太子和廢亮立壬申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二在位六年

十歲

嗣位又六年始親政事孫琳

大將軍

表奏多見難問明年

以琳專恣欲謀誅之反爲所廢

廢為會稽王後孫休永安時宮人告亮巫禱出

爲候官侯道自殺

琳既廢亮迎立景皇帝休

權第六子戊寅永安六在位六年是

亡年蜀

琳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陰謀作亂未幾

伏誅

元年開琳謀逆陰與張布丁奉圖計臘日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琳即日伏誅

然休雖

誅琳惟舊恩興布是用

濮陽興丞相張布左將軍

不能拔進賢才改

絃易轍雖尚辭好學亦復何益哉烏程侯皓

休所封後降晉封歸

命侯廢太子和之子休卒興布立之甲申興元一是年
晉滅魏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凰三天册一天紀四

在位十七年晉太
康五年死洛陽

天性兇惡僉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

族興布

甲申二人悔立或譖之
徙廣州殺於道夷三族

殺景后

乙酉景帝
皇后朱氏

送休

四子小城殺其大者二人徙居武昌苦民於汭流供給

丙戌陸抗誅
冬還建鄴

作昭明宮苑起土山樓觀賞以億萬

丙戌信

黃旗紫蓋之識以為終有天下

辛卯吳人刁玄詐增識
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

荆陽之君終有天下信之大舉兵載后妃從牛
渚西上大雷軍士凍死皆云遇敵倒戈遂還
因西陵

之捷遽謂天助不脩德政反為兼并侵盜之舉
壬辰陸抗討步

闡叛誅之并敗晉軍克西陵又用諸將謀殺盜晉邊拒忠諫
陸抗諫作大明宮又諫勿侵晉邊皆不聽

殺直臣
甲午國史韋昭侍宴不奉詔嘲弄公卿獄殺之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

置司過輒加殺戮上下離心莫肯用力
己亥晉師來伐始

以鐵鎖橫江
鐵鎖鐵錐截置江中王濬大筏直克西陵
濬大筏大炸若錐融鎖舟

往無碍進
杜預奇兵飛襲樂鄉
預遣周旨帥奇兵八百渡江吳都督孫歆與江

陵督伍延書曰北虜孫歆
音伏兵樂鄉克江陵
預自克

指授羣帥徑造建業濬自武昌順流東下戎卒八萬方
舟百里鼓譟入石頭皓面縛輿櫬出降而吳亡矣南宮
氏引詩云明知蜀破則吳亡鼎峙相持勢久長陳同父
亦謂滅虢取虞之勢愚獨以為不然自癸未蜀亡越明年
乙酉魏亡又十七年庚子而吳始亡吳於三國獨為稍
久使皓無荒淫之失盡修攘之計國勢延洪尚未可知
也今觀王濬陳伐吳之疏曰皓荒淫兇逆速宜征伐若
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難圖也斯言最為得之蓋

國勢之興亡誠在人而已豈必因蜀亡之故哉論者不可不察又嘗觀諸儒之論而考三國所以終莫能相統一者蓋亦有故矣孫策死權志惟在保江東上不繫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劉之彊弱吳無庸論矣乃若以操言之既不乘漢中之降以謀蜀又捨鞍馬之利而事舟楫以圖吳赤壁之敗反成孫氏之盛此魏所以不能一吳蜀也至若以蜀言之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孔明隆中之約然也已無一吳之理又復盟好不終興戎

是尚後雖修好協謀營星已隕蜀亦安能以一魏哉惟
三國之主昭烈有德義三國之才孔明有王佐之心正
大之體眉山蘇子以爲歸然三代之佐未得以世論出師
有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至今讀之真可與日月爭
光初平之初亮即輔劉孫曹負矣荀賈瑜肅何足算哉
特其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與夫襲取劉章之事於
道有未盡耳吁吳之爲國自權稱號至皓凡四傳六十
年起辛丑
終庚子而合於晉綱目終吳之世置分書之列焉注見

前

史纂通要

史纂通要

二十

史纂通要卷九